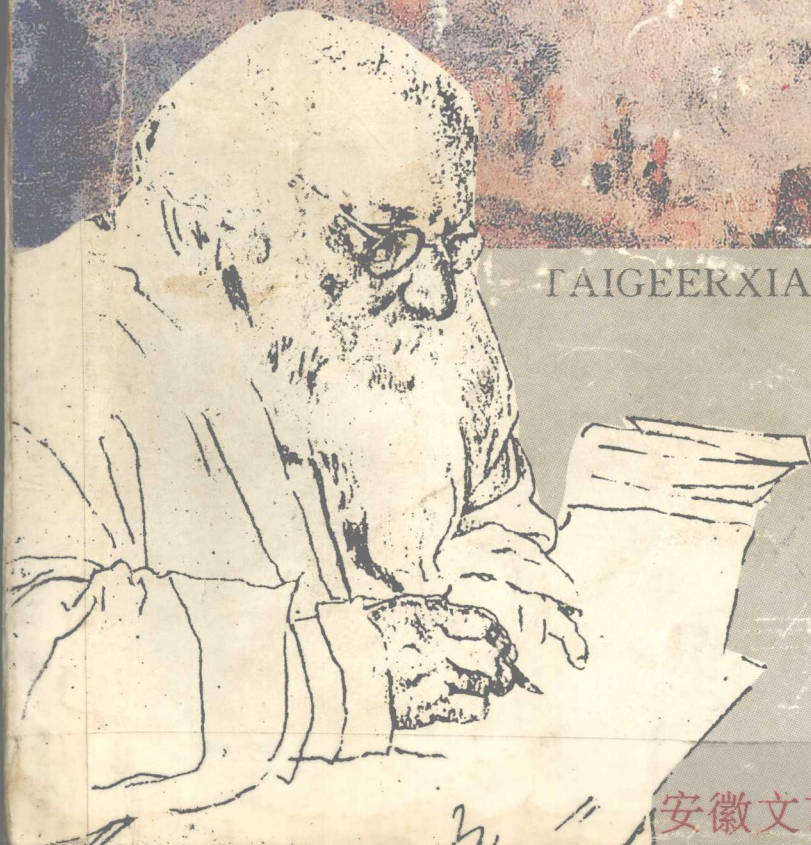


泰戈尔小说集

泰戈尔

TAIGEERXIAOSHUOJI



安徽文艺出版社

泰戈尔小说集

安徽文艺出版社

刘湛秋 主编

(皖)新登字(04)号

泰戈尔小说集

刘湛秋 主编

责任编辑:李国平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插页:2

字数:348000

版次:1995 年 6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324-6/I·1223

定价:8.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泰戈尔的文学圣殿

——《泰戈尔文集》序

刘湛秋

在喜马拉雅山的另一端，那个叫印度的国家，在我们的心目中，总是披着神奇、美丽、甚至不可探测的面纱。

真的，印度曾是我们的“西天”，是中国人朝圣取经的所在，是信佛者和幻想者灵魂超脱的天堂。

可以想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会诞生出多少优秀的人物！

但是，对中国人最熟悉的，恐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泰戈尔。而在这两个伟人中，泰戈尔仿佛对我们更接近，更具体，更有传感性和独特的魅力。

岁月那样无情地流逝过我。

在我童年稚幻的梦中，泰戈尔的云彩、溪水、野花曾那样驱动过我的想象力，使我贫穷的童年有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我曾有的一本蓝封面的、薄薄的、由郑振铎先生译的《新月集》时常陪伴着我，度过那些快乐和忧伤，受屈辱和奋发，饥饿和苦读的黎明和黄昏

.....

现在，当我已越过天命之年很远的时候，泰戈尔的作品依然如此新鲜，只是更显深邃、幻丽，像高邈的天空，像恒河的波影。

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体验。我敢说，几乎所有文学青年都受过泰戈尔的沐浴。泰戈尔那长满大胡子的、和善的、像圣经一样的肖

像永远是我们崇拜的偶像。

二

我一直在思索，泰戈尔的魅力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几乎所有批评家和诗坛巨子都尊称他为大师呢？

大诗人庞德在听另一位大诗人叶芝朗诵泰戈尔诗歌时惊呼：这是为“一位大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的时刻。

这仅仅是两位大诗人的虚怀苦谷或者一时冲动吗，显然不是，这是他的真诚流露与实事求是的评价。

那么，泰戈尔为什么能使我们激动不已呢？到底他的魅力何在？

从表面看来，他的作品很少有所谓高深莫测的玄机，也不刻意于宏伟的构制或摆出所谓巨擘的气势，其语言又如此质朴无华……

真的，我们几乎找不出什么秘密武器来吓唬读者和我们自己。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旦进入泰戈尔的世界我们就不得不跟随他前行。

这种魅力来自一种精神的显现和一个灵魂的裸露。

在印度的古哲学中，“梵”是宇宙万物的统一体，是人类和谐的最高象征。泰戈尔的生命中浸透了这种哲学的意念，但是，泰戈尔不是宗教者，因此，他把这种意念不是引向来世或虚无飘渺的天庭，他扎根于泥土，培育着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鲜花，他爱着人——从国王到乞丐的各色人群，因此他寻求到了那种“梵我合一”“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并不想指点人们什么，他只想向人们倾诉什么。

在《吉檀迦利》中的“你”是谁？是诸天之王吗？是国王吗？是

他爱恋的女人吗？是他的挚友吗？是陌生的过路者吗？也许是，也许都不是。那个你就是“你”。谁面对着泰戈尔，谁在读泰戈尔的书，谁就是那个“你”！

那是一种象征，是真善美的象征，是泰戈尔的世界中最高爱情的象征。如果你净化了自己，你也就是这种象征，你也就达到那种境界了。

泰戈尔在对你说话，在悄悄地、坦露心灵地、极富情感地说话。此刻，任何的故弄玄虚或矫情作巨著状都是丑陋的，多余的、任何的包装也显得委琐了。

所以我说，泰戈尔的魅力在于“泰戈尔和你”。你们之间和谐交融，你慢慢地真正的把这“你”看成了你自己，你倾刻就变了，你和泰戈尔合二为一。

世间还有什么文学作品比这种魅力更富魅力呢？

三

任何时候，我打开泰戈尔的书，不管翻到哪一页，我都会读下去，而且瞬间进入那种感觉，泰戈尔的感觉。

那是充满生命力的、洋溢着欢乐的、点燃着光明的、倾心于爱恋的大千世界。

让一切欢乐的歌调都融和在我的最后的歌中——那使大地草海欢呼摇动的快乐，那使生和死两个孪生弟兄，在广大的世界上跳舞的快乐，那和暴风雨一同卷来，用笑声震撼惊醒一切的生命欢乐，那含泪默坐在盛开的痛苦的红莲上的快乐，那无所谓、把一切所有抛掷于尘埃中的快乐。

接触到这样的文字，我们的心怎么能不升腾起来？我们会有辉煌的感觉，我们内心潜藏的低沉、消极、忧郁甚至绝望的意念顿时会被泰戈尔的欢乐春风一扫而空。

难道我们活着不需要这样吗？难道我们不需要文学作品带给我们这种美好的、使我们更愿意活得更美好的原动力吗？

同样，泰戈尔的光明是——

光明，我的光明，充满世界的光明，吻着眼目的光明，甜沁心腑的光明！

呵，我的宝贝，光明在我的生命的一角跳舞；我的宝贝，光明在勾拨我爱的心弦；天开了，大风狂奔，笑声响彻大地。

这种如瀑布的倾泻的语言使我的心花怒放，仰慕不已。

而泰戈尔写爱情，写女人更是充满了灵性，充满了纯洁如玉的情感，充满了那种世界美如斯的憧憬。“妇人，你用了你美丽的手指，触着我的器具，秩序便如音乐似地生出来了。”这里的秩序不正是人性美所透露的音乐之声吗？

甚至泰戈尔写女人的“玉臂”、“纤足”、“丰乳”也是如此的晶莹、美丽，既浸透炽热的欲望，又发散洁净之芳香。

爱的旋律激荡起两朵浪花，
溅落在那四片缠绵的唇下。
——强烈的爱欲是那样急切地，
想在身躯的边缘久别重逢。

这是泰戈尔对男女接吻的直接描写，谁能指摘这是猥亵呢？你可能因这些文字而躁动，但欲望的火焰更是圣洁的火焰。

正是这些欢乐、光明、爱情构成了泰戈尔永恒的主题，像一部宏伟的交响乐中反复出现的主旋律，时隐时现，时轻时重，这样一步步迫切你灵魂的深处，并最终俘虏了你。

从这个角度看，泰戈尔的“梵我合一”、“神人合一”就不是超然与外之物了。他创造的仍然是人，是充满七情六欲却又具有人类美德于一身的新人。这是泰戈尔的追求，也是所有大艺术家的追求。较之同时代、当代别的大艺术家，泰戈尔没有把更多的精力去发掘人类的丑恶，而是孜孜不倦地在美的领域中开垦、耕耘。他不是用匕首或鞭子去惊醒读者，他是用微笑去溶化读者。

谁能写出孩子的睡眠被偷走那样美妙的画面呢？谁又能终生以其艺术之笔怀着对人类的愛并保持不谢的童心呢？只能是泰戈尔，永远的泰戈尔！

当人类一步步朝向更现代化、更文明、更和谐的社会发展时，我们和泰戈尔是越来越近了。

四

在这越来越近的像朝圣者队列般的广大读者群中，恐怕除了他的祖国的人民外，就数中国人了吧！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几乎没停止过翻译与出版泰戈尔的作品，尤其近几年来，各种版本，各种编选本此起彼伏，像印度洋的波浪汹涌不已。这反映了开放的中国读者情感，也反映了泰戈尔对中国的情感。泰戈尔生前来过中国，并和中国大艺术家梅兰芳、徐悲鸿都有过深切的友谊。这恐怕也是世界别的大文学家所难以享有的吧！

现在由我来主编一套泰戈尔的文集，我深有在高山下，大海前的感觉。也许，我作为编辑的新鲜之处在于我只是泰戈尔的读者和崇拜者，而不是专家和译家，是我眼中的泰戈尔。可能，也别是一番

风景吧！

五

泰戈尔为自己建立了一座文学的圣殿。他的为人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在这座文学圣殿里，我们不是膜拜上帝、真主与佛祖，我们只是来寻找自己。

此刻，任何的喋喋不休的评论都是多余的。我们只有怀着虔诚的心，默默地步入这座圣殿！

嘘，安静些！

在美的星空下，我们除了勇敢追寻，别无选择！

1994年12月5日于北京虎坊桥寓中

喀布尔人^①

我的五岁的女儿敏妮，没有一天不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我真相信她这一生没有一分钟是在沉默中度过的。她母亲时常为此生气，总是打断她的话头，可是我就不这样做。看到敏妮沉默是很不自然的，她倘若半天不说话，我就不能忍受。因此我和她的谈话一直是很热闹的。

比方说，一天上午，我正在写我的新小说第十七章的时候，我的小敏妮溜进房间里来，把手放在我的手心里，说：“爸爸！看门的拉蒙达雅，管乌鸦叫‘五鸦’。他什么都不懂，对不对？”

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她解释世界上的语言是不同的，她已经转到另一个话题的高潮。“您猜怎么着，爸爸，普拉说云里有一只象，从鼻子里喷出水来，天就下雨了！”

当我静坐在那儿思索着怎样来回答她最后的问题的时候，她忽然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爸爸！妈妈跟您是什么关系呢？”

我不知不觉地低声自语着：“她在法律上是我的亲爱的妹妹！”但是我绷起脸来敷衍她道：“去跟普拉玩去吧，敏妮！我正忙着呢！”

我屋子的窗户是临街的。这孩子就在我书桌旁，靠近我脚边坐下来，用手轻轻地敲着自己的膝盖玩。我正在专心地写小说的第十七章。小说中的主人公普拉达·辛格，刚刚把女主人公康昌拉达抱住，正要带着她从城堡的三层楼窗子里逃出去，忽然间敏妮不玩

① 喀布尔是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人在印度做小贩的很多。

了，跑到窗前，喊道：“一个喀布尔人！一个喀布尔人！”下面街上果然有一个喀布尔人，正在慢慢地走过。他穿着宽大的污秽的喀布尔族服装，裹着高高的头巾；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几盒葡萄干。

我不知道我女儿看到这个人有什么感想，但是她开始大声地叫他。“哎！”我想，“他要进来了，我这第十七章永远写不完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喀布尔人回过身来，抬头看这孩子。她看到这光景，却吓住了，赶紧跑到妈妈那里去躲起来了。她糊里糊涂地认为这个大个子背着的口袋里也许有两三个和她一样的孩子。这时那小贩已经走进门里，微笑着和我招呼。

我书里的男女主人公的情况是那样地紧急，当时我想既然已经把他叫进来了，我就停下来买一点东西。我买了点东西，开始和他谈到阿卜都·拉曼^①、俄国人、英国人和边疆政策。

他要走的时候，问道：“先生，那个小姑娘在哪儿呢？”

我想到敏妮不应当有这种无谓的恐惧，就叫人把她带出来。

她站在我的椅子旁边，望着这个喀布尔人和他的口袋。他递给她一些干果和葡萄干，但是她没有动心，只是更紧紧地靠近我，她的疑惧反而增加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会面。

可是，没过几天，有一个早晨，我正要出门，出乎意外地发现敏妮坐在门口长凳上，和那个坐在她脚边的大个儿喀布尔人，又说又笑。我这小女儿，一生中除了她父亲以外，似乎从来没遇见过这么一个耐心地听她说话的人。她的小纱丽的角上已经塞满了杏仁和葡萄干——她的客人送给她的礼物。“你为什么给她这些东西呢？”我说，一面拿出一个八安那^②的银角子来，递给了他。这人不在意地接了过去，丢进他的口袋里。

① 十九世纪末叶阿富汗的国王。

② 印度币名，一个卢比的十六分之一。

糟糕得很，一个钟头以后我回来时，发现那个不祥的银角子引起了比它的价值多一倍的麻烦！因为这喀布尔人把银角子给了敏妮，她母亲看到这亮晶晶的小圆东西，就不住地追问：“这个八安那的小角子，你从哪里弄来的？”

“喀布尔人给我的，”敏妮高兴地说。

“喀布尔人给你的！”她母亲吓得叫起来。“呵，敏妮！你怎么能拿他的钱呢？”

我正在这时候走进了门，把她从危急的灾难中救了出来，我自己就对她进行盘问。

我发现这两个人会面不止一两次了。喀布尔人用干果和葡萄干这种有力的贿赂，把这孩子当初的恐怖克服了，现在这两人已成了很好的朋友。

他们常说些好玩的笑话，给他们增加许多乐趣。敏妮满脸含笑地坐在喀布尔人的面前，小大人似地低头看着这大高个儿：“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你口袋里装的是什​​么？”

他就用山民的鼻音回答说：“一只象！”也许这并不可笑，但是这两个人多么欣赏这句俏皮话！依我看来，这种小孩和大人的对话里面，带有一些非常引人入胜的东西。

这喀布尔人也不放过开玩笑的机会，便反问道：“那么，小人儿，你什么时候到你公公家去呢？”

孟加拉的小姑娘，多半早就听说过公公家这一回事了。但是我们有点新派作风，没有让孩子知道这些事情，敏妮对于这个问题一定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她不肯显露出来，却机灵地回答道：“你到那里去么？”

可是在喀布尔人这一阶层中间，谁都知道，“公公家”这几个字有一个双关的意思。那就是“监狱”的雅称，一个不用自己花钱而照应得很周到的地方。这粗鲁的小贩以为我女儿是指这个说的。“呵，”他就向幻想中的警察挥舞着拳头说：“我要揍我的公公！”听

到他这样说，想象到那个狼狈不堪的“公公”，敏妮就哈哈大笑起来，她那了不起的大个子朋友也跟她一起笑着。

那些日子是秋天的早晨，正是古代的帝王出去东征西讨的季节；我却在加尔各答我的小角落里，从来也不走动，却让我的心灵在世界上漫游。一听到别的国家的名字，我的心就飞往那边去，在街上一看到一个外国人，我的脑子里就要织起梦想的网，——他那遥远的家乡的山岭啦、溪谷啦、森林啦，布景里还有他的茅舍和那些远方山野的人们自由独立的生活。也许因为我过的是植物一般固定的生活，叫我去旅行，就等于当头一个霹雳，所以在我眼前幻想的漫游景象，加倍生动地在我的想象中重复地掠过。看到这个喀布尔人，我立刻神游于光秃秃的山峰之下，在高耸的山岭间，有许多窄小的山径蜿蜒出入。我似乎看见那连绵不断的、驮着货物的骆驼，一队队裹着头布的商人，有的带着古怪的武器，有的带着长矛，从山上向着平原走来。

我似乎看见——但是正在这时，敏妮的母亲就要来打扰，她央求我“留心那个人。”

敏妮的母亲偏偏是个极胆小的女人。只要她一听见街上有什么声音，或是看见有人向我们的房子走来，她就立刻断定他们不外乎是盗贼、醉汉、毒蛇、老虎、疟疾菌、蟑螂、毛虫，或是英国的水手。甚至有了多年的经验，她还不能消除她的恐怖。因此，她对于这个喀布尔人充满了疑虑，常常叫我注意他的行动。

我总是笑一笑，想把她的恐惧慢慢地去掉，但是她就会很严肃地向我提一些严重的问题。

小孩从来没有被拐走过么？

那么，在喀布尔不是真的有奴隶制度么？

那么，说这个大汉把一个小娃娃抱走，会是荒唐无稽的事情么？

我辩解说，这虽然不是不可能，但多半是不会发生的。可是这

解释还不够，她的恐怖始终存在着。因为这样的事没有根据，那么不让这个人到我们家里来似乎是不对的，所以他们的亲密友谊就不受约束地继续着。

每年一月中旬，拉曼，这个喀布尔人，总要回国去一趟，快动身的时候，他总是忙着挨家挨户去收欠款。今年，他却匀出工夫来看敏妮。旁人也许以为他们两人有什么密约，因为他若是早晨不能来，晚上总要来一趟。

有时在黑暗的屋角，忽然发现这个高大的、穿着宽大的衣服背着大口袋的人，连我也不免吓一跳，但是当敏妮笑着跑进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的时候，年纪相差得这么远的这两个朋友，就沉没在他们的往日的笑声和玩笑里，我也就觉得放心了。

在他决定动身的前几天，有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里看校样。天气很凉。阳光从窗外射到我的脚上，微微的温暖使人非常舒服。差不多八点钟了，早出的小贩都蒙着头回家了。忽然我听见街上有吵嚷的声音，往外一看，我看见拉曼被两个警察架住带走了，后面跟着一群看热闹的孩子。喀布尔人的衣服上有些血迹，一个警察手里拿着一把刀。我赶紧跑出去，拦住他们，问这是怎么回事。众口纷纭之中，我打听到有一个街坊欠了这小贩一条软浦^①围巾的钱，但是他不承认他买过这件东西，在争吵之中，拉曼把他刺伤了。这时在盛怒之下，这犯人正在乱骂他的仇人，忽然间，在我房子的凉台上，我的小敏妮出现了，照样地喊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拉曼回头看她的时候，脸上露出了笑容。今天他胳膊底下没有夹着口袋，所以她不能和他谈到关于那只象的问题。她立刻就问到第二个问题：“你到公公家里去么？”拉曼笑了说：“我正是要到那儿去，小人儿！”看到他的回答没有使孩子发笑，他举起被铐住了一双手，“呵，”他说，“要不然我就揍那个老公公了，可惜我的手被铐住了！”

① 离德里不远的的一个印度城市。

因为蓄意谋杀，拉曼被判了几年的徒刑。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被人忘却了。我们仍在原来的地方做原来的事情，我们很少或是从来没有想到那个曾经是自由的山民正在监狱里消磨时光。说起来真不好意思，连我的快活的敏妮，也把她的老朋友忘了。她的生活里又有了新的伴侣。她长大了，她和女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她总是和她们在一起，甚至不像往常那样到她爸爸的房间里来了。我几乎很少和她攀谈。

一年一年过去。又是一个秋天，我们把敏妮的婚礼筹备好了。婚礼定在杜尔伽大祭节举行。在杜尔伽回到凯拉斯去的时候，我们家里的光明也要到她丈夫家里去，把她父亲的家丢到阴影里。

早晨是晴朗的。雨后的空气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阳光就像纯金一般灿烂，连加尔各答小巷里肮脏的砖墙，都被照映得发出美丽的光辉。打一清早，喜事的喇叭就吹奏起来，每一个节拍都使我心跳。拍拉卑^①的悲调仿佛在加深着我别离在即的痛苦。我的敏妮今晚就要出嫁了。

从清早起，房子里就充满了嘈杂和忙乱。院子里，要用竹竿把布篷撑起来；每一间屋子和走廊里要挂上丁丁当当的吊灯。真是没完没了的忙乱和热闹。我正坐在书房里查看帐目，有一个人进来了，恭敬地行过礼，站在我面前。原来是拉曼，那个喀布尔人。起先我不认识他。他没有带着口袋，没有了长头发，也失去了他从前的那种生气。但是他微笑着，我又认出他来。

“你什么时候来的，拉曼？”我问他。

“昨天晚上，”他说，“我从监狱里放出来了。”

这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我从来没有跟伤害过自己的同伴的人说过话，我一想到这里，我的心瑟缩不安了，我觉得碰巧他今天来，这不是个好的预兆。

① 一种印度音乐曲调名。

“这儿正在办喜事，”我说，“我正忙着。你能不能过几天再来呢？”

他立刻转身往外走，但是走到门口，他迟疑了一会：“我可不可以看看那小人儿呢，先生，只一会儿工夫？”他相信敏妮还是像从前那个样子。他以为她会像往常那样向他跑来，叫着：“呵，喀布尔人！喀布尔人！”他又想象他们会和往日一样地在一起说笑。事实上，为着纪念过去的日子，他带来了一点杏仁、葡萄干和葡萄，好好地用纸包着，这些东西是他从一个老乡那里弄来的，因为他自己的一点点本钱已经用光了。

我又说：“家里正在办喜事，今天你什么人也见不到。”

这个人的脸上露出失望的神色。他不满意地看了我一会，说声“再见”，就走出去了。

我觉得有一点抱歉，正想叫住他，发现他已自动转身回来了。他走近我跟前，递过他的礼物，说：“先生，我带了这点东西来，递送那小人儿。您可以替我交给她吗？”

我把它接过来，正要给他钱，但是他抓住我的手说：“您是很仁慈的，先生！永远记着我。但不要给我钱！——您有一个小姑娘；在我家里我也有一个像她那么大的小姑娘。我想到她，就带点果子给您的孩子——不是想赚钱的。”

说到这里，他伸手到他宽大的长袍里，掏出一张又小又脏的纸来。他很小心地打开这张纸，在我桌上用双手把它抹平了。上面有一个小小的手印。不是一张相片。也不是一幅画像。这个墨迹模糊的手印平平地捺在纸上。当他每年到加尔各答街上卖货的时候，他自己的小女儿的这个印迹总在他的心上。

眼泪涌到我的眼眶里。我忘了他是一个穷苦的喀布尔小贩，而我是——，但是，不对，我又哪儿比他强呢？他也是一个父亲呵。

在那遥远的山舍里的他的小帕拔蒂的手印，使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小敏妮。

我立刻把敏妮从内室里叫出来。别人多方阻挠，我都不肯听。敏妮出来了，她穿着结婚的红绸衣服，额上点着檀香膏，打扮成一个小新娘的样子，含羞地站在我面前。

看着这景象，喀布尔人显出有点惊讶的样子。他不能重温他们过去的友谊了。最后他微笑着说：“小人儿，你要到你公公家里去么？”

但是敏妮现在懂得“公公”这个词的意思了，她不能像从前那样地回答他。听到他这样一问，她脸红了，站在他面前，把她新娘般的脸低了下去。

我想起这喀布尔人和我的敏妮第一次会面的那一天，我感到难过。她走了以后，拉曼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就在地上坐下来。他突然想到在这悠长的岁月里他的女儿一定也长大了，他必须重新和她做朋友。他再看见她的时候，她一定也和从前不一样了。而且，在这八年之中，她怎么可能不发生什么变故呢？

婚礼的喇叭吹起来了，温煦的秋天的阳光倾泻在我们周围。拉曼坐在这加尔各答的小巷里，却冥想阿富汗的光秃秃的群山。

我拿出一张钞票来，给了他，说：“回到你的家乡，你自己的女儿那里去吧，拉曼，愿你们重逢的快乐给我的孩子带来幸运！”

因为送了这份礼，在婚礼的排场上我必须节省一些。我不能用我原来想用的电灯，也不能请军乐队，家里的女眷们感到很失望。但是我觉得这婚筵格外有光彩，因为我想到，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一个久出不归的父亲和她的独生女儿重逢了。

谢冰心 译